全蜀秘文志

昭和16
2033
16

へ和10
2033
16

江陵朱雲燦返唐

陳氏集序　唐　盧藏用　李翰林集序　魏顥
易龍圖序　宋　陳摶　輿地紀勝序　李燾
路史別序　費煇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序　史崧
三江先生文集序　馬涓　王君禮詩集序　楊天惠
集府尹石刻序　楊天惠　鶴山師雅言序　游似
鶴山師雅言序　稅與權　元　周易折衷序　趙采

運氣新書序　吳澂　莊子正義序　吳澂
六經補注序　吳澂　事韻擷英序　吳澂
篆書序　吳澂　鶴山雅言序　魏文彝
釋奠儀注序　張頴　草書集韻序　明　閻惠王

全蜀秇文志卷三十一　升菴原本

江陵朱雲煥遐唐

序集序

陳氏集序　唐　盧藏用

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返魯刪詩定禮述易道而修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也孔子沒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流辭而不顯其後班馬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

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之末蓋顛頓矣逶迤陵頹流靡忘返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其諫諍之詞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

方將摶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饕桀驁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殆未知夫天焉昔嘗與余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沒矣天其喪予今探其遺文可存者編而次之凡十卷恨不逢作者不得列於詩人之什悲夫故粗論文變而爲之序於王霸之才卓犖之行則存之別傳以繼於終篇云爾

李翰林集序 此序中多缺誤　魏顥 前進士

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

之曲別爲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於緜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伏羲造書契後文章濫觴者六經六經糟粕離騷糠粃建安七子七子至白中有蘭芳情理宛約詞句妍麗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瞠乎若後耳白久居峨眉與丹邱因持盈法師達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動京師大鵬賦時家藏一本故賓客賀公奇公風骨呼爲謫僊子由是朝廷作歌數百篇上皇豫游召白白時爲貴門邀飲比至半醉令製出師詔不草而成許中書舍人以張垍讒逐游海岱間年

鵾作鯤

五十餘尚無祿位祿位拘常人橫海鵾負天鵬豈池籠榮之顯始名萬次名炎萬之日不遠命駕江東訪白游天台還廣陵見之眸子炯然哆如餓虎或時束帶風流醞藉曾授道籙於齊有青綺冠帔一副少任俠手刃數人與友自荆徂揚路亡權窆迴棹方暑亡友糜潰白收其骨江路而舟又長揖韓荆州延飲白誤拜韓讓之白曰酒以成禮荆州大悅白始娶於許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又生子曰頗黎終娶於宗門攜昭陽金陵之妓迹類謝康樂世號爲小東山駿馬美妾所適二千石郊迎飲數斗醉則奴丹砂撫青海

波滿堂不樂白宰酒則樂顯平生自負人或爲狂白相見恨合
有贈之作謂余爾後必著大名於天下無忘老夫與明月奴因
盡出其文命顯爲集顯今登第豈符言耶解攜明年四海大盜
宗室有潭者白昭焉謫居夜郎罪不至此屢經昭洗朝廷忍自
久爲長沙汨羅之儔路遠不存否極則泰白宜自寬吾觀白之
文義有濟代命然千鈞之弩魏王大瓠用之有時議者奈何以
白有叔夜之短儻黃祖過禰晉帝罪阮古無其賢所謂仲尼不
假蓋於子夏經亂離白章句蕩盡上元末顯於絳偶然得之沈
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懷舊援筆成序首以贈顯作顯酬白詩

不忘故人也次以大鵬賦古樂府諸篇積薪而錄文有差互者
兩舉之白未絕筆吾其再刊附男平津子掌其事跡存於後序

宋　陳摶

易龍圖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今存已合之位
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答曰於仲尼三
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
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於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縷也
且夫龍圖未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
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

仲尼點而形之始龍圖之未合也惟五十五數上三十五天數也中貫三五九外包十五晝天三天五天九幷五十之用後形一六元位又顯二十四之爲用也茲所謂天垂象矣下三十地數也亦分五位皆明五之用也十分爲六形地之象焉六分而幾四象地六不配在上則一不用形二十四在下則六不用亦形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三若在陽則避孤陰在陰則避寡陽大矣哉龍圖之變岐分萬途今器述其梗概焉西蜀崇龕陳摶序

李堂

東陽王象之儀父著輿地紀勝一書甚鉅書成句余爲序且曰吾書收拾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使人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以著其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余告之曰昔昌黎韓公南遷過韶州先從張使君借圖經其詩曰曲江山水聞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然則天下郡縣山川之精華是知名人志士汲汲所欲知也然所謂圖經類多踈略舛訛失之鄙野多矣必得學者參伍考正而勒爲成書然後可據也本朝眞宗時翰林學士李崇諤等承詔讎諸道圖經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今其書存者止十之三四甚可

正亦疑作直

惜也然四方一郡一邑隨所至亦各有好學之士收攟記識甚備其目一一見於開府纂錄最可稱者如唐麗正殿直學士韋述東西兩京新記及本朝龍圖閣正學士宋公敏求長安河南二志尤爲該贍精密今儀父所著余雖未睹其全第得首卷所紀行在所以下觀之則知其論次積日而成政非淺淺者蓋其書比李氏圖經則加詳比韋宋所著記志庶幾班焉使其人讀便如身到其地其土俗人才城郭民人與夫風景之美麗名物之繁縟歷代方言之詭異故老傳記之披紛不出戶庭皆坐而得之嗚呼儀父之用心可謂厪矣然余又嘗語儀父曰古人讀

書往往止用資以爲詩今儀父著書又祇資它人爲詩不亦如羅隱所謂徒自苦而爲他人作甘乎儀父笑不答余以是知儀父前所與余言者特寓言耳其意豈止此乎夫昌黎大儒也固嘗云土地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且謂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方欲退而往學焉意其學也必也窮探力究洞貫本剽非若近世膚末昧陋爲口耳之習姑以眩人夸俗而已是則昌黎道術文章之盛所以名當代而傳後世者非以此乎蓋士之凡爲文者學必貴於博則無以至于約然其大歸必貴於有用則始爲不徒學也蕭何從沛公入關先收秦府圖書故因

以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之處漢之得天下此亦其大助東方朔劉向皆以多學博極獲備天子訪問爲國家辯疑惑豈曰小補其事今見山海經首本朝劉侍讀原父奉使契丹能悉古北口松亭柳河道里之迂直以詰缺相與驚顧羞愧卒吐實以告士君子識博至此豈不足以外折四裔之姦心表中國之有人哉是則地里之書至此始爲有用之學至若許敬宗之對唐高宗第能明帝邱得名所自遂過眩其長以矜忕於人此則爲士者之所笑而不道者也然則予之所望於儀父者固以向朔及劉侍讀之事豈但以資他人爲詩而已乎前言姑戲耳寶慶丁亥季秋三日

六　肆百伍拾柒

路史別序

費煇

煇自彝陵抵衡湘有爲煇言廬陵有君子曰羅長源智識宏遠所作路史博達該至恨不一目見之以方周旋五羊道當繇吉中心幾有星雲之快而猶竊患不偶比屆廬陵何期忽偶紹介得接公于闉闍之外議論粲發閒及路史則方錦囊相隨遂獲一覩奇秘然後信所謂五帝之佐無不賢三皇之佐無不聖爲不虛語實天下之奇作也豈惟如是而已哉公固自謂我朝之文所尚山谷老泉至於東坡少所甚愛然其發論乃有時而相似又何邪煇竊論之公之立言遠過賈誼而敘述則在莊馬之間班范而下不論也讀封建之論則知先王之制治

觀封禪之論則悟聖人之遺意稽小弁之說而父子兄弟之情
親知詩之不主於事稽微子三仁之論而隱顯出處之方立知義理之不
淫虐稽吳楚書人之說而尊卑內外之分申知春秋之不褒貶
至於祝融論樂之作則直與樂記齊上下所謂西漢文章能以
文敘事者優爲之矣嗟乎不觀論語聖賢之進退無以識三皇
五帝之道高不觀路史變故之紛沓無以見三皇五帝之道大
使遂行之不惟使管窺蠡舉之徒不敢妄述而裘褐談禪之士
亦不敢以誕矣向使漢儒有知伊周非攝之論則無莽卓之禍

知大權非職之說則無曹馬之禍若齊梁有此書則佛老不張
唐室有此書則藩鎮不強五代而有此書則十國不狂靖康而
有此書則廟社不墟習而讀之固足使亂臣賊子之知懼而可
以國家長久禍亂不作矣實五經之鼓吹而諸子之權衡也竊
又評之立論曹勳業易作羅氏路史難路史之功固不在於禹
下煇之孱微無高銜大具以邀說於人言之有不足信然昔人
謂文章自有公議而公亦謂杜甫非詩人識者知公此語則知

路史矣丙申六月十五日西蜀費煒序

黃帝素問靈樞集註序

昔黃帝作內經十八卷靈樞九卷素問九卷迺其數焉世所奉行唯素問耳越人得其二三而述難經皇甫謐次而爲甲乙諸家之說悉自此始其間或有得失未可爲後世法則謂如南陽活人書稱厥逆者噦也謹按靈樞經曰新穀氣入于胃與故寒氣相爭故曰噦舉而竝之則理可斷矣又如難經第六十五篇是越人標指靈樞本輸之大略世或以爲流注謹按靈樞經曰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又曰神氣者正氣也神氣之所遊行出入者流注也并榮輸經合者本輸也舉而竝之則知相去不啻天壤之異但恨靈樞不傳久矣世莫

能究夫爲醫者在讀醫書耳讀而不能爲醫者有矣未有不讀而能爲醫者也不讀醫書又非世業殺人尤毒於梃刃是故古人有言曰爲人子而不讀醫書由爲不孝也僕本庸昧自髫迄壯潛心斯道頗涉其理輒不自揣參對諸書再行校正家藏舊本靈樞九卷共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于卷末勒爲二十四卷庶使好生之人開卷易明了無差別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准府指揮依條申達轉運司選官詳書具書送秘書省國子監今蒙專訪請明醫更迭參詳免誤將來利益無窮功實有自時

紹興乙亥仲夏望日錦官史崧題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鐸笏蟬聯爲蜀著姓成都屬邑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士人以二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絶人結髮稱奇童比游場屋則儁譽日出逼人一時流輩望其鋒郤避不敢前聞先生充聚首則曰充當無異爾既筮仕隨牒州縣上官歆豔其名爭誘以事有盤錯肯綮處須先生決之爲快稍官達則朝廷倚辦常兼數職囊印左右纍纍然人憫其賢勞而先生撥遣暇豫未嘗失簡編筆研吟諷度日常曰世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年先

生爲南省郎涓以晚晝始預賓客之末逮涓從事秦亭而先生持節來於是獲從長者游以信宿不見爲間閻樽酒雍容每聞先生片語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固願熟觀飫賜而不可但知舉警策以驚詫未聞者今先生沒二十有七年矣始見先生文集玩味尋思欲罷不能盡嘗廢卷而論之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固曰有謂然爲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學而精擇者也其學之博猶采薪者之見一芥掇之見青葱拔之故於書無所不讀諸子雜說或出入於聖域者猶冀有得於萬一其擇之精猶齊王之

食雞跖須數十斸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釀汪汪乎曾中殆不發不已故下筆輒不休筆端馳騁落紙者皆可諷詠成文鉤章棘句軋軋如抽而後爲文也有本者如是豈虛語哉若夫稽往古之是非究當世之利病上以縫補於庭議下以斟酌於風謠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也輸寫胸臆形摹物象較重輕於錙銖姬宮羽於清濁此先生應時之文以摩麗爲工者也訓詁深嚴字畫奇倔體商周之盤誥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高古之文以簡潔爲法者也至於燕笑之間稗官小說旁搜俯拾附益談叢此又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舒徐

衍溢而不流激昂跼厲而不怒遠之則有稽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自昔論文者曾有陸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唐裴延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每味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祇藏于家第爲子孫寶秘閟匿而不克大流布于時此平日士論之所惜者今既成集可以傳諸無窮故輒叙其梗槩庶知音者得以覽其全焉凡歌行詩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啟書序紀誌及雜述總若干首第爲十六卷皆先生之子宏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豪邁

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捐館舍也涓嘗爲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論議粲然可攷附於文集之後此不復書

王君禮詩集序　楊天惠

余家弟誠夫頃元符中與成都王君同佐宕渠縣君於家弟則輩流如也家弟嘗誦君人行也家弟以文執事之君視家弟則輩流如也家弟嘗誦君近世遺直老氣鯁固危冠淳古遇不可於意雖敵以上必盡言極之不以一毛假人人有不受無敢牾俛默唯輒引去以故與世聲牙寡合由宕渠歷資中再不得意輒致其事而歸家弟言如此余肅然心憚之去年冬有跨巴馬從野僮徑造余庭自持刺大言我王某也余驚起迎置石座問何自來君言聞子名久特來耳余爲設薄具留之留信宿別去後若干月命其子奉平生詩文若干篇授余曰將序以爲謁余拜受卒業曰君於詩文深矣體裁質實如其爲人而慤詞强句閒足自立讀者始若難喻已乃愔愔有前輩家風味蓋君之學祖騷而宗選旁出浸於傳記故晚年時多出白語斷於曉流俗不以鐫琢爲工於是君老矣

蓋未始求人人亦無求之者而獨有求於余顧余何足以求哉
庀其所知姑止於此

集府尹石刻序代　楊天惠

公頃繇長安還尹成都方是時卷變理之具鎮臨外屏回經緯之文設飾行臺如灑河渠以溉諄思如峙泰岱以出膚寸以故倡冶有餘日而賦政無遺功閒建羽旄倪同民樂或徙玉帳旁合寶好至於酒酣樂作意氣逸發徹饗緩帶風味餘美輒布善紙臨素壁游戲翰墨之娛以志燕喜之適凡為詩文題紀若干可謂盛矣而巨刻細劃光明磊落上與參墟交輝下與雪山增重蓋公以代言之餘流而為文以賡歌之緒別而為詩又以詩文之衍溢而為書故其銀鉤玉畫世多有之而西南特為富於是縉紳耆舊識藻火之為美也過者必肅山祇瀆鬼知珪璧之為珍也護之惟謹某窩亦博購而寶蓄之得三十帙將以其一獻諸公路御備覽觀而取其副藏之名山以貽子孫焉且某聞之也欲考盛德者必於去焉觀之昔者周公去東山而赤烏所履歌咏無射召伯去南國而甘棠所爰愛思不忘人心同然異世胎合今公道德之光仁義之澤所以被蜀士者與東山南國寔有間而英詞偉績金石之傳所以遺吾人者亦與赤烏甘棠

何以異然以星紀數易閏餘幾更遂瞻岩廊邈在雲漢顧某也無文獨不能效比興之末技寫爻兄之還思乃徒撫奇蹤奉珍笥日與田夫野老雜沓頌歎於玉壘之北此某所以課誦不遑而遺恨亡窮也公開府以某年甲子還朝以某年已巳入禁林升丞弼邁種方隆福祿未央

鶴山師友雅言序　游似

鶴山公以高明俊偉之姿刻意於學不肯隨聲按響躡陳架虛如求驪龍之珠必下九淵而親攬之乃已故其議論窮極根柢多異乎人匪求異人實能得衆人之所未得也尚憶嘉定十有

四載余方家居公致之潼川郡齋同諸友讀易編攷舊說切磋究之一日言前輩賦雪詩欲爲人所未嘗道者今觀其語亦豈人說所不能道若周濂溪無極太極乃前無古人耳余因及往歲侍後溪先生先生謂劉侍郎招美勸閱注疏以爲不先此而立論恐徒高明而不實公深然之及公在渠陽大肆其力於經如注疏率三四讀且鈔成編其是若非博考詳說所蓄既厚厥見孔明晚歲披幽抉微捨妄扶正一話之出世竦未聞稅君巽交集爲雅言大略可覩然公之再入勸誦金華嘗過余語今日進講至易之泰吾從旁奏內君子外小人固爲泰也第在外而

心腹是寄不爲外在內而情意不親不爲內余肇節稱歎公亦自得今巽父乃不及記則其胷蘊之奇未暇遍以語人者亦多矣嗚呼使天假之年而巽父輩終身左右隨聞必錄則所以私淑後人者又可勝計哉嘉熙三年十月朔南充游似序

鶴山師友雅言序

稅與權

予登鶴山先生之門蓋歷二紀以先生出入中外閒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每一見則所聞輒一超絶及先生返自南遷起家鎮瀘予執經從之相攜入京登宥府視事洎賜環奉藩以迄夢奠湖海往來永日清夜瞻前忽後先生非聖之書不讀多

發儒先所未言助於甲午夏以浹一丁酉春隨所得錄之又復玩索如入武庫如游寶藏如登喬嶽以觀天下斯所謂仰彌高而鑽彌堅者嗚呼以予四閱寒暑凡所見聞如此其富則二三子久相從游而不離左右者又可想而知哉昔嘗見先生移書蒙齋袁侍郎云某於六經名數文義重下頓工的然見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五代之亂影滅跡絶其間豈無經生學士各隨才分有所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字而講者爲卑近其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內外貫精粗百數十年

間始有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若於實未有所見者勉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病吾道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有志於道者猶可推源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嗚呼先生此志未酬而天奪之矣豈不爲千載之恨用備錄師言揭諸篇端以著先生之志亦因識吾儕小人後死者之悲有宋嘉熙歲在鶉火辰會大火門人巴郡稅與權掩泣書於武林之孤山

元　趙采

周易折衷序

易該象數理未作之前其理因象數而立既作之後其理因象數而顯本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洛書爲天地自然之文象數之大原也二圖之象皆九位故伏羲則之畫爲長短之九畫成乾坤二卦之小成由乾坤而八卦八卦而六十四卦以左右交互而觀則兩卦得十八畫二九也是爲先天圖邵子所謂交易之易也文王則之變伏羲之卦次分上下之二經上經卦三十下經卦三十四以一反一覆而觀除八卦外五十六卦只成二十八卦上經得十八卦下經亦得十八卦二九也是爲後天易程子所謂變易之易也或曰伏羲既因象推數而作先天交易之易矣文王又因象推數而作後天變易之易何哉大傳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子蓋

謂文王當殷末世憂患而興此易也曷爲見其憂患今觀後天
反對卦如泰反爲否剝反爲復晉反爲明夷夬反爲姤既濟反
爲未濟舉一二以類推則文王實憂患天下後世陰陽禍福之
相爲消長君子小人之相爲進退只在
一反覆間故示人以用九扶陽而抑陰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
爲轉移造化之機此上下經所以皆寓用九之意豈出於聖人
之智巧皆倚天地自然之象而加一倍焉耳自古聖王之致治
皆用九如舜命九官禹之九功九叙九歌是已是以周公作爻
辭於乾卦首發用九之義夫子翼之曰天德不可爲首也曰乾

元用九天下治也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於九曰天則其可過
哉則過其亢矣又於大傳三陳九卦以明文王處憂患之道上
經取三卦而陳之用一九也下經取六卦而陳之用二九也此
夫子因數推理而作十翼也嗚呼易更三聖而象數義理始備
自夫子歿千數百年論易者各據己見泥象數者流於詭怪說
義理者淪於空寂而聖人憂患作易之旨昧矣至宋有康節邵
子推明羲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
意而卦畫之理明洎武彝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
還其舊作啟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於門人

問答又以爲易中先儒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
之類未及致思耳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
先生之說泝而上之以會義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然
邵子無易解其說僅見於觀物篇故愚是集以程朱傳義爲主
而附以邵見閒亦竊取先儒象數變互以資發明雖然俗士口
易賢人體易聖人忘易孟子著書不嘗及易邵子以爲易道存
焉且以爲善用易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嗚呼韋編三絕企東家
之無過竊循百年慨西伯之有憂黽雖衰老願就有道而正焉

後學潼川趙采德亮謹序

運氣新書序

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土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
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晝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
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至
相火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燥金五未
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木以至燥金日各六十
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
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
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家不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初

吳澂

氣之首也此造化之妙內經秘而未發啟予子闕而未言近代楊子建昉推而得之夫醫家運氣之說惟陰陽大論七篇具存而啟予子取以補內經醫流之究竟及此者蓋鮮鄧綏景文員通儒書精專醫伎純厚謹審而篤於學演釋七論條分類別目曰運氣新書經文註義采拾靡遺凡著書欲以明氣運者未有能若是賅且悉也予又因楊氏所推特表右聖先賢未發未言之奧於其篇端鄧氏此書之行於世也可無毫髮罅漏矣

吳澂

莊子正義序

莊子內聖外王之學洞徹天人遭世沈濁而放言滑稽以琉世

其爲人固不易知而其爲書亦未易知也魏晉以來註釋紛翅數十雖淺深高下不同大抵以己見說莊子非以莊子說莊子也今學講師錢大中蜀產也瀾然樸素好南華經間涉江道士杜克符有唐劍南道士文如海南華正義命其徒徑往繕寫以歸如獲珍器近以視予予嘉文氏方外之人乃能獨矯郭氏竿虛之失而欲明莊子經世之用噫可不謂拔乎儔類者哉昔在天寶間明皇嘗賜見正義十卷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奉古鋟諸木而世不傳講師將爲重刻故敘其所以得書之由若大得意忘言渙然四解進退乎南華眞人之逍遙遊師其自知之矣

先聖王之教士也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者占筮之繇辭春秋者侯國之史記自夫子贊易修春秋之後學者始以易春秋合先王教士之四術而爲六經經焚於秦而易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稍完而已漢儒專門傳授守其師說不爲無功於經而聖人之意則未大明於世也魏晉而唐注義漸廣至宋諸儒而經學爲極盛矣程子之易立言幾與先聖竝然自爲一書則可非可以經注論君論經注則朱氏詩集傳之外俱不能無遺憾也後儒於其既

吳　澂

精既嘗者或未能嚌味其所可取則於其未精未嘗者又豈人人而能推索其所未至哉予嘗於此重有嘆焉而可與者甚鮮也蜀儒黃澤楚望貧而力學往年初識之於筠今年再遇之於江讀易詩書春秋及周官禮記悉欲爲之補注補注之書未成而各經先有辯釋宏綱要義昭揭其大而不遺其小究竟謹審灼有真見先儒舊說可從者拳拳尊信不敢輕肆臆說以相是非用功深用意厚以予所見明經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晚年見此寧不爲之大快乎楚孳不輕以示人而德化縣令王君乃爲鋟梓以傳予歎美之不足因以諗於學者蓋於諸經洗濯反

覆然後知其用功之不易用意之不苟云

事韻擷英序　　吳澂

昔歐陽公蘓老泉王荆國諸人以黯然銷魂唯別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蘇得而字其詩云談詩究乎而荆國就席擬賦二篇一曰風作鱗之而一曰兩忘我與而滿座駭服宋以前和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黃山谷始以用韻奇險爲工蓋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之博不及前賢則不能不資於檢閱於是有詩韻等書然其間往往陳腐用之不足起人意江州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所編

事韻擷英削去陳腐之字而皆奇險之韻荆國嘗謂晏元獻公用事的切後見其類藁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書亦不爲無功也壽翁此編可爲賦詩用韻之助其功不既多矣乎置一袠則人人皆用奇險之韻何異於王蘓黃三鉅公也哉

篆書序　　吳澂

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逮於宋初蓋千年僅有徐騎省以能繼當塗自許何斯學之寥寥也宋人能篆書者頗多於唐蜀魏文靖公至今爲人所稱陳

伯英魏公鄉人也游藝之暇及此所書千字文體整潔直可上睎文靖者夫陳之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公如大父行參政公當宋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季年別院省試春秋第一人伯英季父也一家文學之傳不絕伯英名瑛受朝命爲郡教授

魏文雍

鶴山雅言序

伏惟先高祖泰國文靖公事宋穆陵以正學直道任斯文之寄天下不敢以官氏而稱之曰鶴山先生休光懿德概可想見矣立言垂訓以私淑後人者有九經要義鶴山大全集易集義此三書皆刻於徽之學宮已行于世其他如周禮折衷經史雜抄

觀物經世說與夫門人所記師友雅言等編尚藏於家近吳郡金伯祥父即文靖所識雅言命子鏐繕錄鋟刻諸梓以廣其傳俾宗族鄉黨咸與觀焉何其幸歟是則前輩之紀聞伯祥之好義同爲不朽云時至正二十四年龍集甲辰夏五月甲子朔六世孫文雍百拜謹識

釋奠儀注序

禮曰皮弁釋菜示敬道也禮書殘缺釋奠釋菜名義徒存儀文無徵者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朱文公謂政和新儀差錯獨於開元禮有取申明至於再三竟格不下身沒之

張頴

後郡邑仿而行之能通其義者尠矣中原文物肇開四方取則
舍魯奚適闕里昔罹兵革宮室荆榛蓋二十年牲殺器血衣服
不備勢使然也而儀章度數固多可議者象設非古也開元禮
猶云設席是無象也高臺巍坐而席地之禮不可見帶劍秦漢
冠服之飾也開元禮朝會猶有解劍之席冕服挾劍未之有聞
二者之失所從來久矣神位西坐東向尸位也配位東坐西向
主人位也自尸禮廢禮家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
主不止故立神以配而爲主焉開元以後遷神位南面配位猶
故也進顏孟南向參列如浮圖老子宮者孔氏祖庭廣記謂金

大定四十年所行何所稽乎楹間兩階五齊三酒以四代之器
爲備物之享也列數元缶果爲何說尸尊不就洗禮也登罍爵
於牀洗者以尸尊自居犧象不錯諸地主人遂不坐實爵簡亦
甚矣幣之未薦寘諸神位之左示不敢褻陳之階庭與主人俱
升則不嚴矣蓋事由草創未之講也予典教于茲思有以正之
顧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而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乃取朱文公所
考訂儀禮開元禮而下裒爲一編命學徒肄習且與講說義
數使之入耳會心既知義理之安將不期改而自改併附社稷
風雨雷之祀庶幾好禮者有取焉抑禮有本有文是書所載文

也習禮之文因文而究其本知交於神明不徒籩豆之事徵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則可謂知禮矣若夫器樂冠服之度則又博采諸家之說從其是者訂其非者與此編併藏孔氏俾後來之文獻有足徵云

草書集韻序

明 蜀惠王 名申鑿

予於國政之暇必草書三五幅以暢其情恒以淳化石刻歷代名臣法帖以師以效我獻祖開國於蜀不貴金玉所寶者惟聖賢經籍也自經史以下文章翰墨俱收蓄於內閣一日忽覽書目見有草書集韻取而披閱因字類以知四聲之韻因韻語以識諸家之體如漢章帝魏少帝以來鍾繇羲之過庭伯機等書體勢無不全備然後知草書之源流古人之變化由其形跡而得乎心法之妙矣惜乎久歷年歲苦於蠹魚於是命工重繡於梓以永其傳俾後之學草書者有所取法也是爲序 按惠王申鑿獻王椿曾孫悼莊世子悅嫌姪孫和王悅熙孫靖王友埍僖王友塏姪定王友垓子懷王申鈸弟成化七年以通江王嗣尊賢禮士好學能書有惠園集宏治六年薨謚曰惠

以下全て白紙